

翠袖乾坤
伍淑賢

聽鄧麗君的《小城故事》，巴不得馬上找個小城住住，體驗如何「看似一幅畫，聽像一首歌，人生境界真善美，這裡已包括」。事實是，小城市人口少，生活瑣事都逃不過鄉里的眼皮，流言也特多。慣了舒舒服服自掃門前雪的都市人，別輕信流行朋友的浪漫情懷。

小城

今夏去美國小城探朋友，就很有感受。那兒是個很有名的滑雪度假小山城，群山環抱，可滑雪行山狩獵，也多河灣可釣魚。每逢冬夏假期，都非常熱鬧，雖然對外交通不太方便，但私隱度高，美國很多政要明星，都在那兒有度假屋或牧場，所謂「country home」也，有空時去享受普通人的生活，跋跣拖鞋去超市買紙，當街吃雪糕，不會有狗仔隊跟來。那小城其實是由五六個更小的村莊 (hamlet) 組成，每個小村的固定人口只有百多至幾百人，進村前都有路牌寫得清楚。香港隨便找個茶餐廳，「固定人口」怕都比它們多。

跟朋友夫婦在城裡相處了幾天，最大感受是路上要跟很多人打招呼，所以走得慢慢，而且話匣子一打開就沒完沒了，在街上站着就聊廿分鐘等閒。他們當然會為我介紹，但問好之後，我只能當個聽眾，然而對他們掌握彼此家庭狀況之多，卻頗驚訝，比如東家的媳婦是東歐來的新移民，西家的小孩是智障的（他們多用「special」這詞去形容，即受特殊教育），又某某大宅申請了要加建一層，於是市政府按例要開諮詢大會，看看圖則有否抵觸屋宇法例，同樣重要的是確保鄰里和諧。朋友的丈夫對房產價格似很有心得，帶我去行山時，從山上俯瞰很多豪華大宅和很美的莊園。他會說，這是明星 Bruce Willis 的大屋，值幾多千萬；這是國務卿 Hillary 的房子連森林，又值幾多千萬；那是甚麼律師的度假屋，那律師平時住加州，在那邊又有多少幢房子，全部房子都漲價了不少。又會說幾時幾時因要替人拿些東西，到某名人宅客廳坐坐，頗自家的樣子。

琴台聚
黃仲鳴

月前，應香港教育學院陳國球教授之邀，講了場《兩條好漢：殺人王與牛精良》。當時也，對殺人王的身世仍摸不透，曾稱可能姓趙，但不能作實。

殺人王姓什麼？

殺人王即中國殺人王，是小報聖手任護花以周白蘋筆名所創作的人物。小說於上世紀三十年代末開始，即風行各地華人社區。惜文本殘缺，難以考證其姓氏；所出小冊子，內文多寫作「殺人王」、「訛利」，並無姓。指他姓趙，乃源自一份剪報。

殺人王

該份剪報為吳昊所贈，作者乃舊識張無忌，已移民加拿大；欄名「笑論江湖」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《明報》副刊的專欄。張無忌分多日談殺人王，其中一日云：「……中國殺人王，姓趙名訛利，江湖上人稱『訛哥』，在香港貨運碼頭做『咕喱頭』，孔武有力，槍法如神，機智百出，兼且一身是膽，為人極之夠義氣，但亦心狠手辣，殺人目不眨眼，『殺人王』之名因此而來。」

這段話實是大謬。張無忌可能只憑記憶，將殺人王與周白蘋筆下另一人物牛精良混合而成一體了。「咕喱頭」實為牛精良，且看《牛精良大亂中環鬧集》中說：「牛精良即盤踞一石屎樓，以開設咕喱館為名，聚集一班大帝，打劫劫金，放火投彈，無所不為。」

漫遊大學校園

蘇狄嘉

遊首爾，參觀過國家歷史古蹟、世界文化遺產；體驗了生態綠化工程、文化設計建築；是時候看看韓國年輕新一代的文化孕育地——大學校園。

無論去到世界哪一個地方，該城市的大學經常是城市中最美麗的地方之一。不論是蓋滿常青藤的舊建築，或一片綠油油的草地，每所校園都有其特別之處。

位在首爾中心的西邊，聚集了三間韓國具代表性的私立大學——梨花女子大學、自己世大學、弘益大學，每所大學周邊都有一個自己的大學街，有很多特色小店，營造出一個個大學商街。

漫遊大學校園

一進校門，就看到了一座巨大下沉式玻璃牆面的建築物，這棟建築是梨大校園裡的代表座，樓高七層（其中三層是藏在地下面）的現代化設計，算是複合式的設施，內裡有圖書館、餐廳、書局等。

梨大的校園裡，仍保存着很多古老韻味的建築，其中最具代表性的，就是位於校門口入口的基督教教堂。在這裡可以發現如童話故事、石頭砌成的校舍，山坡上有幽靜的小花園、長滿銀杏樹的校園大道。位在梨大與延世大學之間的新村火車站，是首爾市區內歷史最悠久的老火車站，附近一帶被許多繁華商店與獨具特色的咖啡廳所圍繞，不時有各式公演及默劇等街頭表演，是著名的大學商圈，消費族群以大學為主，因此價格都便宜計算。

「中國殺人王名訛利，為旅美華僑，昔在紐約參加堂口鬥爭，殺人如麻，遂得此名。」

這位「好漢」，是華僑，非苦力也。張無忌混淆二人為一人，實是大錯。

至於殺人王的姓氏和籍貫，近因要寫一篇周白蘋研究，大量翻閱資料，卒給我發現「新大陸」，這見諸《中國殺人王大鬧莫斯科》：

「所謂陳得利，乃廣東台山縣人，正是名聞歐美之中國殺人王陳訛利之胞弟也。他年三十有二，小於殺人王兩歲，生得身材高大，面目端正，其面貌頗與殺人王相類……」

性格與殺人王亦似，義俠心腸也，槍法亦佳，故有「小殺人王」之稱。在莫斯科被敵方擄去，遂勞駕陳訛利遠飛蘇聯營救，大鬧一番。

周白蘋創作殺人王系列故事，主角確深受美國華人神探陳查理的影響，單由所取姓名即可證。「訛利」，是查理（有譯作查禮）的音變而來。不過，兩人樣貌迥異，外型上陳查理肥胖，殺人王精瘦。陳查理是華人社會中的英雄，陳訛利則是有名的好漢。在《大鬧馬德里》中，更安排陳查理出場；其時荷里活陳查理電影已風行中國，周白蘋受此影響，又可一證。



在這書中，可得知殺人王之籍貫身世。 作者提供圖片

鄉下親戚

院裡有位年過八旬的機關退休老太想僱個可靠的保姆，便把外甥女阿桂從安徽鄉下叫了出來，阿桂是老太姐姐的女兒。

老姐妹倆都出身大地主。老太太年輕時讀過書後來參加革命，才有機會進北京當了幹部，姐姐卻留在家鄉，家產被分光後她嫁給一個貧苦農民。阿桂生在鄉下，從小吃苦受累，一晃孫女都進城打工了，她的生活卻沒有變化。阿桂雖身體尚好，也年近七旬了。

阿桂膚色粗黑，又矮又壯，臉上帶着謙卑的苦笑，一身舊舊的衣衫，倒是乾淨利索。她來北京伺候姨媽，報恩是其一，謀生是其二。三年自然災害時，阿桂媽帶着一家到北京投奔妹妹，才被餓死，阿桂對姨媽非常感恩。阿桂此次來北京，也是被苦日子逼的。老伴嫌阿桂又老又醜，便在村裡有了相好，阿桂一表示不滿，就被老伴痛打一頓，三天兩頭地打，阿桂被打怕了。

更讓阿桂傷心的，是她辛苦養大的兩個兒子，都是娶了媳婦丟了娘。大兒子跟她前後院住着，母親病得躺在炕上，兒子媳婦也從沒送過一碗熱湯。小兒子去縣城打工，電話也不來一個。阿桂一把歲數，還得天天地裡家裡的忙乎。她此次來北京，心裡的打算是，賺上幾萬元帶回家，哪個兒子給她養老，就把錢給哪個。

機關老太在單位有着好人緣，卻看不起老家來的窮親戚。對外甥女表現出人性格薄勢利的一面。姨媽讓阿桂睡在充斥油煙味兒的廚房裡，搭張行軍床。表妹找出乾淨床單給阿桂，老太卻一

把奪過去，找出一床舊舊的粗布床單丟給阿桂。熱天全家都蓋乾淨輕薄被子，阿桂卻蓋一床粗厚骯髒的被子，是她姨媽要丟掉的。

阿桂只會做農村的粗飯，不會炒菜，不會用洗衣機、微波爐、電飯煲、電炒鍋等等，姨媽就擺出臉來，認為外甥女是個絮贅，芝麻大的事兒就會把阿桂數落一番。可不管姨媽怎麼厲害，阿桂都陪着十分的小心，一有空，就坐在小凳上給姨媽捶腿。

吃飯時，阿桂把碗放在桌子底下，極快地扒拉完，只吃了飯量的三分之一，就說吃飽了。她只吃素菜，葷菜幾乎不動。如果有剩菜剩飯，肯定會把阿桂數落一番。可不管姨媽怎麼厲害，阿桂都陪着十分的小心，一有空，就坐在小凳上給姨媽捶腿。

姨父待阿桂客氣一點兒，姨媽竟懷疑阿桂和姨夫之間有什麼不乾淨的地方，經常指桑罵槐。阿桂聰明白後氣得個半死，當下就要走。表妹勸說，您老來一趟，怎麼着也得賺點兒錢回去才合算呀！阿桂在，表妹表弟就能一禮拜才來看母親一趟。阿桂幾宿沒睡好覺，想想錢還沒有賺到，又沒本事實車票自己回家，就又忍耐下去。

每天晚上給姨媽洗了腳，阿桂就退到廚房角落裡，坐在一隻矮凳上默默看聖經。她是個虔誠的基督徒，讀聖經讓阿桂學會了忍耐。阿桂把全部積蓄縫在身上帶來，共1000多元。老太每月付阿桂北京保姆的最低工資800元，阿桂覺得這簡直是筆巨款，為這受點兒委屈值得。阿桂說，反正

我是受苦人，回去也是挨打，就再受點兒苦吧！

一天，我好心帶阿桂去故宮玩一趟。老太太氣呼呼地說，阿桂倒輕鬆，沒事兒要出門圖享受了。其實阿桂從不給自己一點點享受，到北京幾個月，哪兒都沒有去過。去故宮時，連我為她買的礦泉水和麵包都堅決不碰，似乎花錢就是罪孽。走在故宮裡也是心神不定的。她草草看了文物珍寶，說皇帝這麼風光，到頭來還不是也得變成灰塵；走在御花園裡，她腳下就急了，說要早些回去給姨媽做饭。

經常受氣，讓本來身體尚健的阿桂開始心口發痛。她死活不去看病，老太的女兒便給阿桂買了好幾盒丹參片。阿桂從沒吃過此藥，所以一吃就靈。她摸着胸口說，這可真是神藥呀，在鄉下誰捨得買給我吃呢？

阿桂聽說老太太吃的藥一粒就得幾十元，驚得張大了嘴，說那一粒藥，就夠我全家吃一個月飯了！又聽說姨媽每月藥費至少一兩千元，還能在機關報銷，便說，我一個汗珠兒摔八瓣兒，種一年的稻子才賺到這個數呢！

幹了幾個月，好容易賺到了幾千塊錢，阿桂終於決定回老家了。她說，我不能為錢把命丟這兒！可是老伴、兒子都不來接，他們怕花錢。阿桂又從沒自己出過門兒，老伴把她送到北京，大概就是想把她當成包袱丟掉。看阿桂愁得不行，暗自抹淚，我便自告奮勇去送阿桂，還給阿桂買了兩斤大白兔奶糖。走的時候，阿桂穿着平時幹活兒的舊衣布鞋，兩個塑料袋裝着全部行李。包括我給她在天安門前拍的一張照片。

出了宿舍大門，阿桂便哭着指指樓上姨媽家說，從此我跟姨媽一刀兩斷！隨後又

說，現在回去還來得及收稻子，要是稻子被老伴收了，1600塊錢就沒了！我驚異地想，難道鄉下的貧賤夫妻，就這麼形同陌路了？阿桂在這個世界上，還能相信誰呢？

這趟火車很便宜，因此擠滿了人。我帶着阿桂在車站奮戰了好一陣，才上車找到了座位。放好行李不久，火車就開了。阿桂的眉眼一下子舒展下來，愉快地噙着我給她買的瓜子，透出輕鬆愉快，似乎逃出了虎口。下火車到了那個小縣城，在車站吃麵，沒油少鹽的，阿桂卻狼吞虎嚥吃了一大碗。阿桂小兒子住得離車站不遠，阿桂帶我去了他家。進門阿桂就蹲下給兒子擦地，生怕自己把兒子家的地踩脏了。兒子和媳婦抱着孫子，對阿桂淡淡的，簡直不理不睬。阿桂的老伴，一個面目滄桑的老農來接她，臉上帶着無奈。

我問已白髮蒼蒼的阿桂：「你幹什麼活兒要幹到什麼時候呢？」她平靜地說：「幹到幹不動。」望着阿桂去趕長途車的身影，我心中悵然，不知阿桂從此將如何度過餘生。好在，她還有聖經。



網上圖片

見多識廣
尹樹廣

幾周前，給千里之外的老母親電話請安，那邊的聲音有些急：「今天你爸買了份《參考消息》，說SAT洩題了。」我理解老媽的心情，洩題很可能讓無數內地考生成績作廢，也包括她的孫女。

SAT 洩題誰之過？

我對此早有所聞。女兒十月上旬從新加坡回京後就告訴我，她同班一位北京小男生抄了幾道題後，承受不了「犯罪感」，提前走出考場棄考。現在內地人生活富足了，送子女報考美國大學的愈來愈多，入名校，必須要有 SAT (Scholastic Assessment Test) 成績。SAT是英文縮寫，意為美國大學入學考試學術評估測試，相當於內地高考，滿分兩千二百分，考生一年可考幾次，取最高分。SAT要全英文答卷，考得兩千分以上不太容易。當然，入美國名校還得托福成績及綜合考評了。

中國內地沒考場，內地考生只好飛香港、日本和新加坡等地考試，路途辛苦不說，各種費用不菲。SAT讓我認識了香港機場的亞洲國際博覽館，考生稱它為「萬人坑」。每次考試，早上七點到下午一點半，幾千少男少女聚集，許多家長焦急守候，數十間留學中介機構推介廣告牌琳瑯滿目，讓你對中國教育浮想聯翩。

思旋天地
思旋

上星期在北京舉行的亞太峰會，除了全球關注的經濟議題外，大家的焦點也落在習近平國家主席接見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會話上。自上一世紀日本侵華戰爭中，國家、人民也蒙受着不可磨滅的傷痛。日本多年來反反覆覆，並未有在侵華事件中對中國作出應有道歉。根據中國歷史學家多年研究考證，中國超過二億人民受傷害，財產及戰爭消耗更高達五千六百億美元。以及為鏡，以史為鑑，中國人民用了八年艱苦抗日才取得勝利，我們應該緊緊記着百年來沉重的教訓，洗雪國恥。

淑梅足跡
車淑梅

《老表你好乜》電視劇話題不斷，繼張繼聰胸肌猜枚之後，又爆出自高自大的《相逢何必曾燒衣》，天天洗版，高音哥身邊的老婆正是首次拍劇，當年的好拍檔 Rita 車淑梅，這位第一屆新秀大賽亞軍人馬，菲薄混血兒，鬼妹仔性格：「我唔知點解咁紅。」

快樂人 韋綺珊

韋綺珊廿廿年前更紅，就連中文名字也執正確了：「我的名字經常被傳媒搞亂，有人叫我韋以莊、魏綺珊……我是『綺』，『女字旁』的『珊』，中文很難，旁邊那個首轉了，整個字可以不同意思。」在家中跟父母講英文的 Rita，笑言中文程度是小學五年級，當年教女兒默書書會的，今次接受拍劇挑戰，特別找來老朋友、同劇的伊健、陳永業當私人補習老師，不是不同的情緒，阿業更將我的所有對白都錄下來，讓我跟着背，太周到。「二人相逢在一九九〇年，當時與蔣志光為《相逢何必曾相識》跑宣傳，與香港電台 Rita 陳永業成了知己，此曲大紅，可惜歌紅人不紅。」

香港下一代不應忘記歷史

隨着時間的流逝，當年侵華事件的倖存者也會慢慢逝去，為更好地傳承侵華事件歷史，教育後人牢記歷史教訓，此為題的紀念館、博物館有存在的必要性。在北京中國國家博物館，當中的展覽廳《復興之路》，陳列出以鴉片戰爭為始，把中華民族百多年來邁向偉大復興的艱辛歷程。展廳內展出了大量國偉大戰爭中用過的軍器等，一幕幕歷史畫面就像眼前出現，歷歷在目。

香港與祖國是命運共同體，同榮同辱，血脈相連，因此香港教育界應肩負起教育下一代不要忘記歷史的重大責任，特別在香港回歸祖國以後，香港學校課程亦愈來愈重視建立學生對國民身份的認同。香港不少中、小學校，一向積極推動國民教育，然而只於課堂、書本上教授，學生的感知及學習成果其實非常有限，如能增加往內地交流及參觀的體驗，譬如剛才提到的中國國家博物館等，可以為學生提供一個全面及多元化的學習經歷，更有效地培養他們的品德及國民素質。然而，對於沒有足夠資源可以到內地參觀的學校，又有甚麼方法，長遠當然希望政府可以設立類似中國國家博物館《復興之路》的博物館或展覽廳。最近政府宣布抗日戰爭勝利及悼念南京大屠殺死難者。官方紀念儀式有助於教育香港下一代，懂得戰爭的可怕與和平的可貴，反思現在的繁榮穩定，得來不易，我們更應好好珍惜！

我跟女兒探討過洩題原因。她說，只要家長肯出錢，就會有標準答案。如那個棄考男兒，就是拿個手機通過安檢蒙混過關的，答題過程中答案會第一時間傳來。洩題源頭可能是日本，因香港東京時差一個小時，「高手」可極短時間答題，馬上用電子設備傳送到中介機構，後者迅速轉發「客戶」。幾天前，女兒又告訴我，很可能是美國出題機構內部出了「叛徒」，被大價錢買通。再說托福考試，據說也可請「槍手」代考，若付大價錢，想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。

聽到這些「新聞」，我想起曾在北京國子監參觀過的歷代科舉考試「作弊」展，有一件內襯寫滿密密麻麻答案的背心讓我記憶猶新。但與今天堪稱國際水準的作弊手法相比，真是小巫見大巫了。